五禮通考

門口 12
號 1062
卷 36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七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太子太保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

吉禮九十七

禘祫

蕙田案周禮大宗伯宗廟六享首重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司尊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追享爲禘朝享爲祫則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見於大傳祫則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見於公羊傳義本粲如自春秋時魯禮上僭王章下替聖人累書用彰其失漢儒不達準魯推周各據所聞著爲傳記紛淆始矣鄭氏推衍注釋

罔有定見先儒識之更歷後代奉爲典章諸
儒發難同異蠭起至唐陸氏據大傳以釋禘
據公羊以定祫宋儒朱子一遵其說然後康
成之蠶叢攘剔無餘而大宗伯之六祭昭如
日月矣茲輯禘祫一門先禮經正義次傳記
異同凡諸儒辨論以類附從而歷代典禮亦
略該備其祭祀儀節已具時享不重出焉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宗朝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食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祭必先灌乃後薦腥薦熟於祫逆言之者與下共文明六享俱然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

趙氏匡采曰肆獻祼饋食在時享之上禘以肆獻祼爲主猶生之有饗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

蕙田案注以肆獻祼爲祫饋食爲禘趙氏以肆獻祼爲禘饋食爲祫夏氏以肆獻祼爲始祖所自出自以祼獻爲重祫取合食爲義毀廟未毀廟之主皆陳焉尤以饋食爲重陸氏之說先儒多從之是也

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注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　疏釋曰此六者皆据宗廟之祭但春夏同陽秋冬同陰其追享朝享又是四時之間祀以類附從故可同尊也）

黃氏曰先鄭曰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間故曰間祀其說是禘追祭其所自出故爲追享祫羣主皆朝於太祖而合食故爲朝享記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此朝之義後鄭亦曰追享追祭遷廟之主而曰有所請禱非常禮也又曰朝享月朔朝廟於

義通然月月行之何以謂之間祀

山堂考索禘者謂追其祖之所自出故司尊彝又謂之追享禘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爲主故禘以夏大宗伯肆獻祼享先王指禘言之也祫者合也所以合聚羣祖而食之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以其自三年之喪畢而朝於廟爲始故司尊彝謂之朝享祫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祫以冬大宗伯饋食之享指祫言之也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

蕙田案以上禮經禘祫

陸氏淳曰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一行或三年一行未可知也

趙氏匡曰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有也所自出謂所系之帝諸侯存五廟惟太廟百世不遷及其太祖言及者遠祀之所及也不言禘者不王不禘無所疑也不言祫者四時皆祭故不言祫也有省謂有功徃見省記者也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據此體勢相連皆說宗廟之事不得謂之祭天祭法載虞夏殷周禘禮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蓋禘郊祖宗並敘永世追祀而不廢絕者也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

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推尋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疏遠而不敢褻狎故也其年數或每年或數年未可知也

張子曰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缺一祭爲不禘明矣夏殷以禘爲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欲知禘之說當如趙伯循斷然立義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

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儀禮喪服傳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楊氏復曰大傳及子夏傳二章皆言大夫祭祖諸侯又上及其太祖惟天子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謂禮不王不禘也

方氏慤曰禮不王不禘德愈隆而孝愈廣位愈尊而祭愈遠故也此禘也或謂之間祀或謂之追享或謂之大祭或謂之肆獻祼何也以其非四時之常祀故謂之間祀以其及祖之所自出故謂之追享以其比常祭爲特大焉故謂之肆獻祼

焉故謂之肆獻祼

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夏后氏亦禘黃帝殷人禘嚳周人禘嚳

趙氏匡采曰虞氏禘黃帝蓋舜祖顓頊出於黃帝則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也夏后氏禘黃帝義同舜也殷祖契出自嚳故禘嚳周禘嚳義與殷同

馬氏端臨曰先王四時之祭則有常禮以常禮爲未

足以極其追遠之意而又爲禘以祭則及其所出之祖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傳考之虞夏者黄帝之所自出也故虞夏禘黄帝商周者嚳之所自出故商周禘帝嚳

國語魯語有虞氏禘黄帝夏后氏禘黄帝而人禘舜周人禘嚳

陳氏禮書國語言商人禘舜異於祭法者蓋宋禮歟

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注烝升也全其牲體而升之也〕

楚語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禘郊不過繭栗〔注角如繭栗〕

王氏肅聖證論曰昭王問觀射父祀牲何及對曰禘郊不過繭栗射父自謂天子之禘特用繭栗之牲不以禘爲配天也

楊氏復曰愚案王肅以禘用繭栗之牲而非祀天此言是矣但王肅又以禘爲殷祭則與祫無異而不知所謂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亦未爲得也愚謂祭天用騂犢天子適諸侯膳用犢尊尊之義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也尊而且遠亦用繭栗尊之如天也祖考與天本一氣祖考近而親故以人道事之所自出之帝尊而且遠故以天道事之也

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朱子集注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于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當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

語文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朱子語録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而已

論語或問禘之説子曰不知也知其説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朱子集註先王報本追遠之意莫深于禘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非或人之所及也而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示與視同指其掌弟子記夫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明且易也蓋知禘之説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而治天下不難矣聖人於此豈真有所不知也哉

朱子語録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他祭與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　禘之意最深長如祖考與已身未相遼絶祭禮亦自易理會至如郊天祀地猶有天地之顯然者不敢不盡其心至祭其始祖已自大段闊遠難盡感格之道矣今又推始祖所自出而祀之苟非察理之精微盡誠之極至安能與於此故知此則治天下不難也此尚明得何況其他此尚感得何況其他　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只是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是七廟然聖人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故近者易感遠者難格若粗淺之人他誠意如何得到那裏不是大段見得道理分明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深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説時則

其人見得道理極高以之處他事自然沛然也

爾雅禘大祭也繹又祭也（注五年一大祭疏知非祭天之禘者以此文下云繹又祭也為宗廟之祭知）

此禘大祭亦宗廟之祭也

蕙田案禘祭之義傳記及陸氏朱子諸儒論之審矣而祭之名曰禘其說則尚有未盡者漢張純曰禘之為言諦諦諟昭穆尊卑之義杜預左氏傳注三年喪畢致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諦二說大指略同然昭穆尊卑人所共見何須審諦方性夫曰禘之為言遞也月祭及其親廟而不及祧廟特祭及其祧廟而不及毀廟祫祭及其毀廟而不及祖之所自出至於禘然後及焉則所及可謂遞矣此其所以謂之禘也然遞及之說雖有親疎遠近之別而無等級隆殺之分猶未圓也今案禘字從示從帝帝者五帝也禘者享帝之祭也何以言之諸侯不得祖天子大夫不得祖諸侯大夫所祖者公子也公子有宗道而別子為祖故大夫不得祖諸侯則不得祭諸侯也諸侯以始封之君為大祖始封者諸侯也以諸侯為祖而不得祖天子則不得祭天子也惟諸侯而有天下則既為天子矣為天子則可以祭天子而為祖故有虞氏舜諸侯也及為天子則禘黃帝黃帝者顓頊之所自出也不以幕為祖而祖顓頊則可以舉天子之祭禘黃帝也夏后氏諸侯也及為天子乃亦祖顓頊而禘黃

帝也殷始封之祖契諸侯也殷以爲始祖及爲天子乃祖契而禘嚳嚳契之所自出之帝也周始封之祖稷諸侯也周以爲始祖及爲天子乃祖稷而禘嚳嚳稷之所自出之帝也故曰禘者亨帝之祭也此之謂不王不禘王不禘者不爲天子不得祖天子而行祭帝之禘禮也明乎此而大傳小記祭法之文一以貫之明乎此而夫子答或人以不知及治國如指掌之義亦可想見諸儒糾紛之說不攻而自破此蓋以禘之字義合諸經傳求而得之不自知其是與否也

宗元案禘字諺解甚多以禘爲諦者乃因喪畢吉禘而轉爲諦視昭穆之諦夫昭穆自有常班新主入廟自可循次而升何待諦視而始定且於大禘無涉其解禘爲遞者則以爲由近而遞及於遠故及於所自出亦未免支離牽附也惟以禘字爲从帝从示則字義的確矣而近又以帝爲天帝之帝因指爲宗祀明堂以配上帝之禮則與康成郊禘皆祭天之說何異哉愚向者竊以爲商周始祖皆諸侯而所自出之帝則帝嚳也即虞夏二代之所禘亦黃帝也故禘从帝爲近取即是何用他求今得此論而益復豁然乃知理到確鑿處即人有同心而別無二解也

附辨鄭氏三禘之說

鄭氏禮記祭法注有虞氏禘黃帝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　大傳不王不禘注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

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也赤則赤熛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祭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周禮大司樂注曰此三者皆禘大祭也天神則主北辰地祇則主崑崙人鬼則主后稷孔疏案爾雅云禘大祭不辨天神人鬼地祇則皆有禘稱也祭法曰禘黃帝之等皆據祭天于圜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據夏正郊天論語禘自既灌據祭宗廟是以鄭云三者皆禘大祭也

趙氏匡采曰鄭元注祭法云禘謂配祭昊天上帝於圜丘也蓋見祭法所說文在郊上謂爲郊之最大者故爲此說耳祭法所論禘郊祖宗者謂六廟之外永世不絕者有四種耳非闕祭祀也禘之所及最遠故先言之耳豈闕圜丘哉若實圜丘五經之中何得無一字說出又云祖之所自出謂感生帝靈威仰也此何妖妄之甚此文出自讖緯始於漢哀平間僞書也故桓譚賈逵蔡邕王肅之徒疾之如仇而鄭元通之於五經其爲誣蠹甚矣

楊氏復曰大傳所論宗廟之祭隆殺遠近耳于祀天乎何與而孔氏引爲祭感生帝大司樂冬至圜丘一章與禘祭絕不相關而註稱圜丘爲禘祭法禘祖宗三條分明說宗廟之祭惟郊一條謂郊祀以祖配天耳而註皆指爲祀天同歸於惑其病安在蓋讀祭法不熟而失之也夫祭法歷敘四代禘郊祖宗之禮禘上及乎嚳禘之所及者最遠故先言之耳鄭氏不察謂禘又郊之大者於是以祭法之禘爲祀天圜丘以嚳配之以大傳之禘爲正月祀感生帝于南郊以稷配之且祭法之禘與大傳之禘其義則一皆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也鄭氏强析而爲配天兩意遂分圜丘與郊爲兩處昊天上帝與感生帝爲兩祀嚳配天與稷配天爲兩事隨意穿鑿展轉支蔓何其謬耶幸而王肅諸儒力爭之

於前趙伯循與近代大儒辨正之於後大義明白炳如日星而周公制作之意可以復見不然則終于晦蝕而不明矣可勝歎哉

又曰禮經惟禘禮爲詳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見於大傳小記祭法及儀禮子夏傳甚詳且明如此鄭康成見祭法禘又皆在郊上率爾立論謂禘大於祫而以禘爲祭天之名既又以地示宗廟亦是大祭復指禘爲祭地示祭宗廟之名且於大司樂注中立爲三禘之說以實之支離泛濫不可收拾諸儒已辨其謬矣

馬氏端臨曰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爲明白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于郊捨譽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特甚先儒多攻之蓋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只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于祀天無預也至楊氏引子夏傳以釋祖之所自出其說尤爲明暢云

附辨鄭氏禘兼羣廟

（鄭氏司尊彝注追享禘也謂追祭遷廟之主以事有所謂禘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爲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廟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以所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其前是爲禘也）

羣廟

陸氏淳曰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

陳祥道曰陸淳謂禘祭不兼羣廟為其踰遠不敢褻神始未嘗考之于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

趙氏匡曰禘者王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朱子曰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

程先生說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併羣廟之主皆祭之所謂禘之說恐不然故論語集註中止取趙伯循之說

楊氏復曰禘祭不兼羣廟之主此非趙伯循之臆說也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不兼羣廟之主明矣曾子問曰祫祭其太廟祝迎四廟之主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皆指祫祭而言並無一言說禘為殷祭則禘不兼羣廟之主又明矣是以朱子疑長發為大祫之詩疑雖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益以理決之而不為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元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譽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詩序之不足信於此尤可見矣

附辨鄭氏禘各于其廟

鄭氏禘祫志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于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王直至親盡之祖以次遷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于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遷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

王氏肅曰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

趙氏匡曰儒者以禘祫俱大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集之有何理哉又五經中何得無似是之說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益儒者無以分別禘祫之異強生此義又何怪哉

附辨劉歆禘爲終王

劉氏歆曰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大禘則終王王氏安石曰大傳不王不禘不王之王與王者之王其義不同不王之王謂終二也王者之王謂天子也國語曰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世終劉歆曰大禘則終王頒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此不王不禘之吉也吳氏仁傑曰說禮不王不禘王如來王之王四夷之君世見中國一世王者立則彼一番來朝故王者行禘禮以接之彼本國之君一世繼立則亦一番來朝故歸國則亦行禘禮

蕙田案大傳不王不禘明諸侯不得通禘耳與終王世見無涉劉歆諸儒悞解於前安石斗南附會於後並不可從

觀承案劉歆以外傳有歲貢終王之文而以終王爲大禘殊謬或者以吉禘之禘當之庶幾稍合益新主入廟而行吉禘之禮則是一王終也而介甫乃以不王不禘之王解終王則尤牽合矣不王之王明指王者而言可別解歟

又案以上禘

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注以言大與有事異毀廟謂親過高祖毀其廟

藏其主於太祖廟中太祖周公之廟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敬自外來曰升

穀梁傳范注祫祭者皆合祭諸廟已毀未毀者之主於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坐也祭畢則復還其廟

楊氏復曰此謂大合毀廟與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

禮記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踖（疏）當祫之年則祝迎高曾祖禰四廟而于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四廟舉諸侯言也出廟者謂出已廟而往太祖廟入廟謂從太祖廟而反還入已廟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者惟祫祭於祖為無主耳

禮器大饗其王事與（注謂祫祭先王助祭故云大享是祫祭也以享中最大故稱大享）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注金照物金有兩義先入後談）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夏而送之益重禮也（注出謂諸侯之賓也禮畢而出作樂以節之肆夏當為陔夏）（疏）大享諸侯則諸侯出入奏肆夏此經其助祭之後禮畢客醉而後出宜奏陔夏故熱禮大射賓出奏陔夏明不失禮也故以陔夏為節

樂記大饗之禮尚元酒而俎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注大饗祫祭先王以腥魚為俎實不臑熟之大羹肉湆謂不以鹽菜）

大戴禮大饗尚元尊而俎生魚先大羹貴飲食之本也大饗尚元尊而用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登蹲大羹而飽乎庶羞貴本而親用也

附辨張純祫止毀廟

張氏純曰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祖存廟主未嘗合祭毀廟

蕙田案公羊傳云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漢制祫止毀廟不及存廟未審所據何經

附辨王肅祫不及毀廟

王氏肅曰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

蕙田案一祫一祭也割其半以爲禘又割其半以爲祫祫禘不及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又案以上祫之禮于是胥失

附辨賈逵王肅禘祫一祭二名

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王氏肅曰曾子問惟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臣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也禘祫大祭獨言禘則祫亦可知矣

孔顥達王制疏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後漢書章懷太子賢注禘祫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陳氏禮書漢時以禘祫為一祭故其禮始紊

山堂考索大宗伯肆獻祼是禘祭也饋食是祫祭也

司尊彝追享是禘祭朝享是祫祭也既有此別而賈逵劉歆以爲禘祫一祭二名漢平帝祫祭于明堂而張純以爲禘祭章懷太子注云是大祭名可通也周禮既曰肆獻祼又曰饋食既曰追享又曰朝享差別其禘祫也祫則及毀廟之主禘則及於祖之所自出也安得一祭而二名哉

附辨胡寅天子有禘無祫

胡氏寅曰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合食于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于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魯諸侯何以得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于天下賜魯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上祀周公于是乎有禘所以春秋言禘不言祫也孔子曰禘之郊禘非禮也則知諸侯無禘而當祫天子無祫而有禘豈不明白而易知乎

馬氏端臨曰以禘祫為其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則于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

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楊氏復曰漢儒之論混禘於祫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別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混禘于祫而禘之禮亦紊可不惜哉

蕙田案致堂謂天子無祫而有禘正坐惑以遂亡混祫于禘而祫之禮亦紊正中其弊文獻通考既知鄭氏之爲臆說又知混禘祫爲一之非而於致堂之說仍有取焉可謂信道不篤者矣近世萬斯同猶述之異哉

又案天子宗廟之禘祫當以周禮大宗伯司尊彝二職之文爲定而司尊彝之文尤明其言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祠禴嘗烝四時之正祭也追享即禘祭取追遠之義故名追享朝享即祫祭羣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有朝之義故名朝享以其間於四時正祭之中故名四時之間祀大宗伯之職曰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肆陳牲也獻獻酒醴也祼以鬱鬯之酒灌地降神也饋食薦黍稷也肆獻祼以禘祭言饋食以祫祭言薦追始祖所自出尤以祼獻爲重祫則陳毀廟之主而合食焉尤以饋食爲重也禘祭之禮當以大傳之文爲定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趙伯循謂禘王者之大祭王者既立始祖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朱子謂禘止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及始祖二位不及羣廟之主是也故字從帝從帝禘者天子享帝之祭也諸侯不敢祖天子惟王者可以追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所祭者帝故曰禘乃天子之禮也祫祭之禮當以公羊傳之文爲定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蓋毀廟之主藏於太廟之夾室故出而陳之未毀廟之主皆在各廟故祝迎之使升於太祖而合食焉曾子問曰祫祭則祝迎四廟之主諸侯五廟一爲太祖廟毀廟之主皆藏焉故惟迎四廟之主也

天子則迎六廟之主故曰周旅酬六尸七廟七尸始祖后稷發爵不受旅故旅酬止六尸也祫有時祫有大祫時祫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公羊所云則大祫也天子有禘有祫諸侯無禘而有祫其禘祫之期亦當以周禮司尊彝之文爲定其文曰四時之間祀間祀者間於四祭之中四祭歲有之則間祀亦歲歲有之也橫渠張子曰禘也祫也郊也必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說夫天子每歲必郊每歲必禘祫可知張子之說爲是乃鄭康成從禮緯之說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夫以三年五年禘祫合計之則第一祫在三年第一

禘在五年第二祫在六年第三祫在九年第
二禘在十年第四祫在十二年第五祫第三
禘俱在十五年此唐太常議所謂或比年頻
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爲再祫或五
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禘祫
之紊其由是也若其祭時禘以獻祼爲主陽
義也祫以饋食爲主陰義也漢張純曰禘祭
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
卑之義也祫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
禮成故合序飲食也其義甚精明集禮移在
歲暮於禮意同一揆也又案大司馬職仲夏
教茇舍獻禽以享禰仲冬教大閱獻禽以享
烝仲春教振旅獻禽以祭社仲秋教治兵致

禽以祭祊舉方社而祠嘗可知然則周禮宗
廟一歲蓋六祭仲春而祠孟夏而禘仲夏而
禴仲秋而嘗孟冬而祫仲冬而烝所謂四時
之間祀蓋不爽也禘祫正義其著於經傳而
可據者如此至其異同乖剌之故詳見後方

右經傳禘祫正義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
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爲殷祭詩小雅曰
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
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之事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爲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
疑之此云春礿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宜爲禴從此爲正祭義曰春禘
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已見郊特牲注故略之也知以禘爲殷祭者公羊
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是禘爲殷祭殷大也謂五
年一大祭引詩小雅是文王天保之詩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
以夏祭之禘故名曰礿而詩先礿後禘從便文當在烝下以韻句也

郊特牲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春禘而秋
嘗注此禘當爲禴字之悞也王制曰春礿夏禘疏依禮三代無春禘之文周則
春曰礿王制夏殷之禮云春曰禴今云春曰禘故知禘當爲禴此經所論謂臬

殷禮也舉春見
夏舉秋見冬

祭義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　禘有樂而嘗無樂（注春禘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疏案王制云春礿夏禘周禮大宗伯春祠夏礿今云春禘故鄭曰夏殷禮然王制春曰礿此云春禘禘當為礿于郊特牲已注故此不言也）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

王制天子犆礿礿禘嘗烝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諸侯礿犆礿禘一犆一祫嘗祫烝（注犆猶一也祫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隱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故四時礿禘嘗烝必廢一祭礿犆互明犆礿文也禘一犆一祫下天子也祫歲不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祭及時祭之事天子之祭當祫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祫祭惟犆為時祭之礿故云犆礿礿夏秋冬之時先為祫祭後為時祭云祫禘祫嘗祫烝也鄭洼先祫而後時先為大禮也諸侯先時祭而後祫者以經曰祫禘祫嘗祫烝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殷以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祫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殷周皆同三年一祫也皇氏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皆為又士二時祫者謂夏秋冬或一時得祫則為之不三時俱祫今鄭洼云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不殷祭又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為大祭祫于秋于夏于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鄭洼謂嘗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者案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通儒公死之年為三年也洼謂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案僖公八年禘于太廟宣八年有事于太廟有事禘也皆八年禘者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祫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案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洼謂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自爾謂三年禘祫六年祫僖八年禘凡三年喪畢二年為祫三年為禘祫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于太祖故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據逸禮以禘為大祫為小鄭不用逸禮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祫祭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大祭也謂此四時為大也若左氏及杜氏則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明諸侯不專殷也又春礿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礿也虞夏之制諸侯歲朝皆缺一時之祭此從南方始南方不禘西方諸侯行夏祭竟而秋來朝故不嘗也北方諸侯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東方諸侯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不礿也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礿得祭者為始故也礿犆者諸侯降于天子故礿

在禘上也欲見先時祭故祫在禘上禘一祫一祫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禘之時不為禘祭惟禘一祫而已缺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禘一者禘在一前與祫在禘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祫烝祫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祫也

程子曰諸侯亦祭祫只是祠禴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祭諸廟也

張子曰天子禘祫祫嘗祫烝知天子廟春禘祫於太祖夏禘秋嘗冬烝並祫祭于太祖之廟嘗禘祫則天子必親行祭事故羣廟之主皆在太祖之廟故禮可得而周遍也若時祭則逐廟行禮勢必十數日仍不得各為齋戒以是容有司行事乃可以同日而事畢舊說一日徧祭七廟勢不可及雖於詩有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似一日而祭二廟然恐二王在一廟而祭之牲則各異也

又曰天子七廟一日而行則力不給故禮有一禘一祫之說禘則徧祭一祫則徧祭如春祭高祖夏祭羣廟秋祭嘗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嘗冬又祫如此則是一歲之中七廟皆徧矣

楊氏復曰程子之言正解釋天子禘祫禘祫嘗烝之義其曰祫合祭也只是禴祠嘗烝之祭為廟禮煩故每年于四祭之中三祭合食于祖廟惟春則祭諸廟此說推明時祭之本意最為明白張子謂禮有一禘一祫之說正解釋諸侯祫禘一禘一祫嘗烝乃記禮者之悞也　又曰祫禘文殘缺指不分明故張子不從其言又別為之說曰春祀高祖夏禴羣廟秋祭嘗冬又祫來春祭祖夏又祫秋祭嘗冬又祫雖一禘一祫之說若可通但言禘只祭一廟而遺其餘廟恐于人情亦有所不安不若前程子之言簡而意備也又春祠夏禴秋嘗冬烝周時祭名詩所謂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是也此云祫禘嘗烝乃記禮者之悞也　又曰祫祭有二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此大祫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此祫祭惟有此二條此外無餘禮漢儒之論又混禘祫而并言之何其紛紛多端也

蕙田案程子張子楊氏三條主時祫之說

附辨傳記不同及注疏之說

趙氏匡采曰問者曰若禘非時祭之名則禮記諸篇

所說其故何也答曰禮記諸篇或孔門後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漢初以金購遺書故儒者私撰）禮篇闕之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名（若非末流弟子及漢初儒者所著不應差互如此也）見春秋禘於莊公遂以爲時祭之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今之三月僖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今之五月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各自著書不相扶會理可見也而鄭元不達其意故汴郊特牲云禘當爲祫祭義與郊特牲同鄭遂不注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遂都不注問者曰王制所云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祫信如鄭說乎答曰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唯有禘烝嘗三祭謂魯唯行此三祭遂云爾若信如鄭注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來

往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當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問者曰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又云夏祫祫秋嘗冬烝此即以禘爲大祭而時祭闕一時義甚明著也答曰禮篇之中夏祫祫秋嘗冬烝庸淺鄙妄此篇爲甚故云四代之官魯兼用之又云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未嘗相變也其鄙若此何足徵乎鄭元不能尋本討原但隨文求義解此禘禮輒有四種其注祭法及小記則云禘是祭天注詩頌則云禘是宗廟之祭小於祫注郊特牲則云禘當爲祫注祭統王制則云禘是夏殷之時祭名殊可怪也問曰禘若非圜丘國語云郊禘之牛角蘭栗何也答曰凡禘皆及五帝五帝太皞等是也以其功高歷代兆於四郊以祭之比之次於天帝且

郊祀稷牛角猶繭栗則太皞之牛不得不爾何足疑哉

蕙田案此條辨時祭夏殷禮之非

觀承案虞夏商周所禘者各禘其一帝耳趙氏此條謂凡禘皆及五帝兆於四郊以祭之則又是祭天之說而混禘於郊矣其與康成何異而難之哉此殊不可解

朱子語錄王制特禴祫禘祫嘗祫烝之說此沒理會不知漢儒何處得此說來禮家之說大抵自相矛盾如禘之義恐只趙伯循之說爲是

朱子曰正義所解亦難曉祠祭以春物未成其禮稍輕須著逐廟各祭祫禘禘之類又却合爲一處則牴反詳而祫反略矣又據正義禘禮是四處各序昭穆而大傳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若周人禘帝嚳配以后稷是也如此則說禘又不可通矣又云春秋書禘於太廟用致夫人又不知禘於太廟其禮如何太廟是周公之廟先儒有謂魯亦立文王廟左氏載祖厲王諸侯不敢祖天子而當時越禮如此故公廟設於私家皆無理會處又諸侯祫則不禘一段是歲朝天子廢一時祭春秋朝會無節豈止一歲廢一時祭而已哉不然則或有世子或大臣居守豈不可以攝事

蕙田案朱子此二條辨祫禘序昭穆及歲朝廢祭之非

胡氏寅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省于其

君干祫及其高祖是天子禘諸侯大夫士祫之正文
也終大傳一篇無舛駁於聖王之教者此孔氏所傳
也王制乃漢儒剌經爲之出於孝文之世其言舛駁
於聖王之教者多矣固非孔氏所傳也王制之文曰
春祠夏禘又曰天子祫禘祫嘗祫烝又曰諸侯禘一
犆一祫又曰諸侯祠則不禘禘則不嘗其言紛錯淆
亂莫可案據鄭氏不能辨正又曲爲之說春祠夏禘
乃夏殷祭名周則改之以禘爲殷祭且王制所載六
官之事皆周制也此惑於漢儒而不通禘義之一也
又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主於祖廟而祭之謂
之祫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二也又曰天子先祫
而後時祭此惑於漢儒不通禘義之三也又曰魯禮
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此惑於漢

儒不通禘義之四也又曰禘殷祭也五年而再殷祭
一祫一禘又自叛其說不曉禘義之五也又曰諸侯
祫歲不禘下天子此又不曉禘義之六也其釋大傳
禘祫曰禘其所自出謂郊天也此又斷以已意不曉
禘義之七也後世惟王制之信憑鄭氏所釋而不考
祭法大傳及孔子之言唐遂至夏禘冬祫始知其數
而瀆也不亦失之遠乎
處氏曰周禮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四時之祭名也
考之王制則春曰祠夏曰禘祭統亦曰春祭曰祠夏
祭曰禘與周禮所言春夏之制相反矣考之郊特牲
則曰春禘而秋嘗祭義亦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
嘗又與王制祭統所言春夏之祭相反矣鄭康成之
說以春祠夏禘爲夏殷之祭周則改之亦無明文可

據蓋康成以意揣之也至於郊特牲言春禘鄭康成釋之曰禘當爲礿字之悞也意謂王制祭統既言春礿則此不當言春禘故以爲礿字之悞然則祭義又言春禘豈有二篇之文皆悞哉此不通之論也

蕙田案胡氏二條統論禮記注疏之非

(文獻通考馬氏曰)禘之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殖一祫之說左傳丞嘗禘于朝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殖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言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它下經見惟禮記辭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託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以攻禮記也至於丞嘗禘於廟一語雖左氏所言然其所載昭公十五年禘於武宮二十五年禘於襄公定公八年禘於僖公襄公十六年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則皆當時之事今趙氏皆以爲左氏見經中有禘於莊公一事故於當時魯國及它國之祭祀皆妄以爲禘則其說尤不通矣安有魯國原無此祭晉人原無此言而鑿空妄說乎蓋魯伯禽嘗受郊禘之賜則魯國後來所行之禘其或爲大禘或爲時禘亦未可知也至於左氏所謂丞嘗禘於廟晉人所謂寡君未禘祀則時禘之通行于天子諸侯者非止魯國行之而已恐難僭之郊望而例以僭日之也

蕙田案宗廟一歲六祭仲春而祠孟夏而禘仲夏而禴仲秋而嘗孟冬而祫仲冬而烝肆獻祼饋食著於大宗伯四時間祀詳於司尊彝不易之說也至王制祭義祭統皆作於漢儒其言宗廟祭祀多與周禮不合如王制云春曰礿夏曰禘礿與禴通則悞以夏祭之禴爲春祭又悞以追享之禘爲時祭又曰天子禘祫嘗祫烝諸侯祫則不禘禘則不嘗烝則不礿諸侯礿則犆禘一犆一祫既悞以禘爲時祭祫爲春祭又悞以時祭祫爲祫祭趙伯循及朱子胡氏處氏排之可謂明且切矣馬氏專據禮記左傳爲時禘之說據鄭氏以駁趙氏非也又譏趙氏

據禮記以駁禮記夫大傳小記雖出戴氏獨不思周禮大宗伯及司尊彝之文豈亦出於戴氏乎時祫之說程子張子亦曾言之義可並存至時禘則終未敢遽信也

〔詩周頌雝序曰〕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 疏雝者禘太祖之樂歌也謂周公成王太平之時禘祭太祖之廟詩人以今之太平由此太祖故因其祭述其事而為此歌焉〕

〔朱子詩序辨〕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祭法又云周祖文王而春秋家說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亦謂之吉禘是祖一號而二廟禘一名而二祭也今此序云禘太祖則宜為禘嚳於后稷之廟矣而其詩之詞無及於嚳稷者若以為吉禘於文王則與序已不協而詩文亦無此意恐序之悞也此詩但為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而後於他廟耳

范氏處義曰周以后稷為太祖祭法曰周人禘嚳此曰禘太祖何也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則嚳也以其祖配之則后稷也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大祖之廟而七禘行於宗廟嚳既無廟故舉其配而言之

〔商頌長發序曰〕大禘也〔箋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

〔朱子集傳序以為〕此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自出而以其祖配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案大禘不及羣廟之主此宜為祫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馬氏復亨曰陸淳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羣廟朱子蓋同陸說

蕙田案何氏休公羊註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蓋即據此詩義而言楊信齋謂何休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案祫烝則功臣皆祭即司勳所謂祭於大烝是也誰謂緣功臣不與享乎今考禘祭不兼羣廟何有功者祭於大烝爲祫祭功臣與享之証然烝亦四時之祭盤庚云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安國曰配食于廟大享烝嘗也此詩序以爲大禘朱子楊氏以爲大祫據周禮及尚書疏又俱不指禘祫似孔安國之說爲長

右一記言禘祫不同

也注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一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疏僖三十三年傳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禘祀為吉祭說喪事而言禘知禘是喪終而吉祭也裏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為禘也喪畢而為禘祭知致新死之主於廟也新主入廟則遠主當遷知其遷入祧者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則祧是遠祖廟也周禮守祧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廟之遠主其廟既遷主無所處固當遷入祧也鄭元以二祧為文王武王之廟遷主入廟當各從其班穆入文祧昭入武祧禮諸侯五廟更無別祧則當為太祖之廟為祧也遠主初始入祧新死之主又當與先君相接故禮因是而為大祭以審序昭穆故謂之禘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莊公以其二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惟二十二月故喪制未闋也公羊傳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三年之中未得以禮遷廟而特云莊公知為莊公別立廟廟成而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宣八年有事於太廟彼言大事有事亦禘祭也則禘禮必于太廟今未可以吉祭而為吉祭又不于太廟故詳書以示譏也既云吉禘又云于莊公是其詳也公羊傳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三年矣曷為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注時閔公以莊公在三年之中未可以入太廟禘之于新宮故不稱宮廟明皆非也穀梁傳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吉禘者不吉

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疏〕言禘於莊公即是莊公立宮而不稱宮者莊公廟雖立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注〕禘三年大祭之名太廟周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于廟而列之昭穆夫人猶而與殺不薨于寢于禮不應致故僖疑其禮歷三禘今始致者傳發凡例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哀姜也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于之日不作禘祭之禮以致之既不為哀姜作喪畢禘祭其禘自從閔公數之二年除閔喪為禘至五年復禘今八年復禘姜死以來已歷三禘今因禘祭果復行之三年一禘禘自是常不為夫人禘祭因禘而致夫人嫌其異于常禮故史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禘得常不書為用致夫人而書之耳〔疏〕此致致哀姜薨已多年非復新死而于禘今始行之嫌異常故書之左氏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於寢不殯於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疏〕公羊傳用者何不宜用也致者何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譏以妾為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疏〕穀梁傳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注〕禮記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雜記下曰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禮記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注〕記魯失禮所由也獻子欲尊其祖以郊天之月對月禘之非也魯之宗廟猶以夏時之孟月耳明堂位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疏〕此一節明魯郊禘之事七月周七月建午之月也日至夏至日也有事謂禘祭于祖廟孟月于夏家是四月于周為六月獻子以二至相當以天對祖垂失禮意獻子為之記其失所由也案春秋宣九年獻子始見經案僖八年于時未有獻子而七月禘者鄭云以僖公八年正月公會王入于洮六月應禘以在會未還故至十月乃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僖公蓋當用此秋七月而禘于太廟是也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注〕大事禘也躋升也

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時未應吉禘而於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逆祀故特大其事異其文（疏）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傳稱禘于武宮有事是禘則知大事亦是禘也躋升也釋詁云公羊傳曰躋者何升也禘祭之禮審諦昭穆諸廟已毀未毀之主皆于太祖廟中以昭穆為次序父為昭子為穆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孫從王父以次而下祭畢則復其廟其兄弟相代則昭穆同班近據春秋以來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同北面西上僖是閔公之庶兄繼閔而立昭穆雖同位次閔下今升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至此年十一月喪服始畢今始八月時未應吉禘而於太廟行之與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其違禮同也彼書吉禘其譏已明則此亦從譏可知不復更譏其速也徒猶空也空以逆祀之故亂國大典故特大其事謂之大事譏逆祀也釋例曰文公二年僖公之喪未終未應行吉禘之禮而於太廟行之其譏已明徒以躋僖而退閔故特大其祀異其文定八年亦特書順祀皆所以起非常也有事于武宮及順祀傳皆稱禘則知大事有事於太廟亦禘也（左氏傳）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于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注僖是閔兄不得為父子當為臣位應在下令居閔上故曰逆祀宗伯掌宗廟昭穆之禮新鬼僖公既為兄死時年又長故鬼閔公死時年少弗忌明言其所見又以僖公為聖賢齊肅也臣繼君猶子繼父鯀禹父契湯十三世祖不窋后稷子帝乙微子父厲王鄭桓公父二國不以帝乙厲王不肖而猶尊尚之忒差也皇皇美也后帝天也詩頌僖公郊祭上天配以后稷先稱帝也詩邶風也衛女思歸而不得故願致問于姑姊僖親文公父夏父弗忌欲阿附君先其所親故傳以此三詩深責其意）公羊傳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東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注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禮天子特禘特祫諸侯禘則不祫則不嘗大夫有賜于君然後祫其高祖（疏）欲言大祭無禘祫之文欲言時祭而經書矣故就不知問宣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於太廟彼是時祭不言大則知此言大者是大祭明矣）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注升謂西上禮昭穆指父子近取法春秋惠公與莊公當同南面西上隱桓與閔僖亦當同北面西上繼閔者在下文公緣僖公與閔公為庶兄置僖公於閔上失先後之義故譏之傳曰後祖者僖公以臣繼閔公猶子繼父故閔公于文公亦猶祖也自先君言之隱桓及閔僖各當為兄弟顧有貴賤耳自繼代言之有父

子君臣之道此恩義逆順各有所施也不言吉祫者就十二年不復譏略為下張本（疏）閔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傳曰其吉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然則吉禘於莊公在三年之內是不須更言吉祫以譏之但略言大事亦在三年之內今此大事亦在三年略言大事于太廟為下躋僖公張本而已穀梁傳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祫祭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祭於太祖躋升也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故曰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注）祖人之始也人之所仰天也尊卑有序不可亂也

襄公十六年左氏傳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注）禘祀三年喪畢之吉祭（疏）僖三十三年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之後可以為烝嘗也閔二年傳文則既祔之後可以為烝嘗也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以其時未可吉書吉以譏之此年正月晉已烝于曲沃仍云未得禘祀知其禘祀是三年喪畢之吉祭也

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注）略書有事為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疏）釋例曰三年之禘自國之常常事不書故惟書此數事祭雖得常亦記仲遂叔弓之非常也是言叔弓之卒非常故書之也釋例亦云凡三年喪畢然後禘于是遂以三年為節當仍計除喪即吉之月卜日而後行事無復常月也是以經書禘及大事傳惟見莊公之速也無非時之譏也即如例言三年一禘若計齊歸之薨則禘當在二年五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此年非禘年也若計齊歸之薨則禘當在十三年十六年此年亦非禘年也而云祭雖得常者釋例曰禘於太廟禮之常也各于其宮時之為也雖非三年大祭而書禘用禘禮也昭二十五年傳曰將禘于襄公亦其義也是言于武宮者時之所為實非禘年用禘禮此實非常但經之所書惟譏莊公之速其餘不復譏耳既不以為譏即是得常故云祭雖得常叔弓為非常也

左氏傳十五年春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泣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注）脊戒侵妖氛也蓋見於宗廟故以為非祭祥也氛惡氣也泣臨也大臣卒故為之去樂

昭二十五年左氏傳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注）禘祭也萬舞也于禮公當三十六人（疏）季氏私祭家廟與禘同日言將禘是頓卻分也樂人少季氏先使自足故于公萬者惟有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輕公重已故大夫遂怨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注）不能用禮也（疏）杜以襄若以次第毀則廟與先公同處禘於襄公亦應兼祭餘廟今特云禘于襄公以與先公異處故云蓋襄公別立廟

定公八年從祀先公（注）從順也先公閔公僖公也將正二公之位次所順非一親盡故通言先公（疏）傳言順祀是從為順也

公羊三文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升僖於閔上閔先為君退在僖下是逆也今升閔在僖上依其先後是順也

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注將作大事欲以順祀取媚辛卯十月二日不於太廟者順祀之義當退僖公懼于僖神故于僖廟行順祀）

左氏傳冬十月順

禮記明堂位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鄧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觶用梡嚴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君卷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房中君肉袒迎牲於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疏明祀周公之時君與夫人卿大夫命婦行禮之儀尸初入之時君待之於阼夫人立於東房中魯之太廟如天子明堂也此文承上禘祀周公之下知周公之德宜享此也）

祭統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勳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外祭則郊社是也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夫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子孫纂之至於今不廢所以明周公之德而又以重其國也

禮運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蕙田案論魯僭禮詳見郊祀門

論語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朱子集註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孔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歎也

語録以始祖配祭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　問禘之説諸家多云魯躋僖公昭穆不順故聖人不欲觀如何朱子曰禘是於始祖之廟推所自出之帝設虚位以祀之而以始祖配即不曾序昭穆故周禘帝嚳以后稷配之王者有禘有祫諸侯有祫而無禘此魯所以爲失禮也　或問禮記大傳云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又下云禮不王不禘與大傳同則諸侯不得禘禮明矣然則春秋書魯之禘何也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魯之用禘蓋以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

趙氏匡采曰或問曰春秋書魯之禘何也答曰成王追寵周公故也故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仲尼燕居云明郊社其義也（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爲郊與禘同遂妄意言耳）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亦猶因周公廟有八佾季氏遂用之於私庭也）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本以夏之孟月爲之至孟獻子乃以夏之

仲月爲之（禮緯記云孟獻子曰五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七月而禘獻子爲之也）今備引諸經書之文證之于左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譏其不當禘于莊）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譏其非時之禘又譏致于夫人也）左氏曰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又晉人以寡君之未禘祀（時未終喪也）又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魯郊多失時又於諸公用禘禮也）論語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問曰左傳云烝嘗禘于廟何也答曰此謂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此三種以爲祭名盡於此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又見經中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行之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禘文而說祭爾鄭又見吉禘于莊公禘小于祫（見毛詩雝什注）儒者通之云三年哀畢小禘于禰五年大祫自此便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若禘不迎羣廟之主何謂之大祫若迎羣廟之主何得於禰廟迎之又曾子問篇中何得不序（引文在下）乖謬之甚也且春秋宣八年公羊云大事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大祖（陳者明素皆藏於太祖廟今但出而陳之也）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升者明自爲本廟而來升也）禮記曾子問篇云祫祭于太廟祝迎四廟之主（明毀廟之主皆素在太廟故不迎也）又云非祫祭則七廟五廟無虛主（義與公羊同）並無說禘爲殷祭處則禘不爲殷祭明矣（殷重大之義也）問曰若禘非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云吉禘於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也不合施於它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了可知矣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或曰禘非殷祭則論語云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何也答曰此夫子爲大夫

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生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難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如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至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其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爲躋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祼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或難曰夫子所歎若非爲逆祀別致虧禮則春秋何不書乎答曰春秋所紀祭祀皆失時及非常變故乃云爾至於懈慢虧失史官如何書

乎若如此細故盡書則春秋一年經當數萬言不當如此簡也述祭統者不達此意遂云明乎郊社之義禘嘗之禮治天下其如指諸掌乎此不達聖人掩君惡之意遂云爾假令達於祭祀亦儀表中一事爾若別無理化之德何能治天下乎此並即文爲說不能遠觀大指致此弊耳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司尊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夫肆獻祼饋食在時享之上追享朝享間於時享之間則追享禘也禘以肆獻祼爲主猶生之有饗也朝享祫也祫以饋食爲主猶生之有食也古者喪除朝廟合羣祖而祭焉故祫謂之朝享以合羣祖爲不足明年又禘其祖之所自出故禘謂之追享鄭康成曰魯禮三年喪畢禘于其廟然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

羣廟其言喪畢之祫
禘於其廟又禘於羣廟是不知魯之失禮而惑之也
左氏曰禘于僖宮武宮襄宮此魯之失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之非禮益此類歟
儀禮曰學士大夫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事省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是學士大夫知尊祖而已有時祭而無祫諸侯及其太祖而已有祫而無禘大夫有事省於其君然後有祫則周公有大勳勞省於成王然後有禘故禮記曰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禘可施於羣廟哉春秋書吉禘於莊公也晉之有禘蓋亦僭耳

右魯祫禘

附辨鄭氏喪畢有祫祫前有禘

鄭氏周禮𥫱人注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孔疏謂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為遷廟則新死者木主入廟皆為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為終禘故云始也

許氏慎曰春秋左氏傳曰終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

鄭氏詩元鳥箋古者君喪三年既畢禘于其廟而後祫祭于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

楊氏復曰鄭氏註王制春官大宗伯及詩殷頌皆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廟明年春禘於羣廟及註𥫱人廟用脩又云始禘自饋食始信如是言則喪畢而有祫祫之前又有禘自饋食始也以喪禮考之大祥禫皆有此祭猶是喪祭也喪畢則有吉祭未聞喪畢既有吉祭之祫祫前又有吉祭之禘也自鄭氏註有此說魏晉後唐睿宗之喪皆禫後有禘喪畢有祫明年春有禘國朝治平二年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亦建此議謂之小禘後之儒者意在尊信聖經不知

經無其文乃鄭氏說也若如疏家謂鄭氏用穀梁練爲壞廟之說爾時木主新入廟禘祭之此尤非也禘吉祭也練而遷廟之時遽行吉祭尤無是理

附辨鄭氏禘祫皆殷祭

（鄭氏王制注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也　周禮大宗伯註同）

楊氏復曰鄭氏以禘祫同爲殷祭抑不知祫者合毀廟未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方謂之殷祭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今乃謂禘爲殷祭可乎惟其以禘祫皆爲魯禮又以禘祫同爲殷祭故後之言禘者皆求之於一祫一禘之中而不求於禘其祖之所自出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遂使二千年來國家大典禮爲所汨壞是誰之過歟

然義理在人心終不可埋沒唐大歷間趙伯循作春秋纂例獨得其說於大傳小記祭法之中以破鄭氏諸儒註疏之謬學士大夫皆是之　又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祫爲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爲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蓋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郊禘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特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僭用禘禮行吉祭不於周公之廟而行之於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

者記失禮之始也文公二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謂大合毀廟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也天子有祫諸侯亦有祫于文公乎何譏譏其逆祀躋僖公也鄭康成乃謂禘祫皆爲魯禮夫謂祫爲魯禮可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況僭而行之於莊公之宮又禘於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見閔僖竊禘之盛禮以侈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此禘禮也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祖欵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禘祫二禮之異正

閔僖僭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案鄭注王制及春官大宗伯詩殷頌皆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愚始讀鄭氏三注意其必有昭然可據之實及考其所自來則曰一禘一祫之說出於春秋魯禮及緯書夫溺於緯書之僞而不悟其非此鄭氏之蔽惑不足責也謂出於春秋魯禮者並無事實可証乃專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二事穿鑿傅會以文致其說而已夫禘祫二事其源各異本不相因僖公之禘未嘗因乎祫文公之祫未嘗關乎禘也今其說曰文公二年既有祫則僖公二年亦必有

祫僖公八年既有禘則文公八年亦必有禘事之本無既牽合影射以爲有蓋欲明僖公之禘前有祫文公之祫後有禘以証一禘一祫之說而已此其妄一也夫既取僖公之禘文公之祫爲証矣又增宣公八年之禘以明之謂僖宣八年皆有禘考於春秋宣公八年有事於太廟未嘗有禘文乃鄭氏駕虛詞以多其証此其妄二也文二年公羊傳云五年而再殷祭所謂五年再殷祭者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也鄭氏乃引之以爲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証此其妄三也二年至八年相去凡七年與五年再殷祭之數不合也則爲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夫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可也明年春禘於羣廟何所據而爲是說乎强添此事于五年再殷祭之前直欲以掩五年七年不合之數耳後之儒者知其不可則爲之說曰喪畢之祫祫之本此其爲說亦巧矣惜乎其似是而實非也此其妄四也且後世之所以信鄭氏者以其所據者春秋也而鄭氏所據者乃是以無爲有駕虛爲實取閔僖僭竊之禮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既三註其說于經又以此說推演爲禘祫志註疏盈溢文不勝繁故觀者莫辨諸儒靡然而從之是皆求其說于鄭註之中未嘗以經而考註之真僞也王肅最爲不信鄭氏亦以禘爲五年殷祭之名不亦悞乎自鄭氏之說立混禘於祫而禘祫之禮遂亡混祫於禘而祫之禮亦紊夫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見於大

傳見於小記見於喪服子夏傳非不甚明祭法首述虞夏殷周四代已行之禮又信而有証固有國家者所當講明而舉行也自漢以來世之儒者皆置之而不論其故何哉蓋後之言禘者皆求其說於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中而不求之於禘其祖之所自出皆由漢儒混禘於祫而遂至於不知有禘此禘禮之所由亡也可不惜哉

葸田案楊氏之辨極爲明暢

附辨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禮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

鄭氏大宗伯注魯禮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孔疏周法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言魯禮者指春秋而言也春秋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謂若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而躋僖公僖三十三年薨至文二年秋八月于禮雖少四月猶是三年喪畢而爲祫祭也是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太祖謂周公廟中而爲祫祭也云明年春禘于羣廟者此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得知矣案僖公八年及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則知僖公宣公三年春有禘可知何者以文公二年祫則知僖公宣公二年亦有祫僖公宣公二年既爲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禘明矣故云明年春禘于羣廟也云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殷大也除明年春從四年已後四年五年六年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故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是明年爲三年祫七年八年添前爲五年禘是五年再殷祭也云一祫一禘者是禮緯文謂五年之中爲一祫一祫也

林氏之奇曰禘祫之說聚訟久矣其始爲私見陋說召諸儒之紛紛者其鄭氏之說與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于羣廟而自爾以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爲之說者曰周禮盡在魯鄭氏據春秋魯禮則周禮可知矣僖公薨文公即位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大事祫也推此是喪畢祫於太祖也明年春禘雖無正文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文可知僖宣二年亦皆有祫僖宣二年既

有祫則明年是三年春禘四年五年六年秋祫是三年祫更加七年八年并前爲五年禘故禘於羣廟也自後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嗚呼鄭氏不知春秋固妄爲此說後學又不察故爲所惑也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常事不書其書者皆悖禮亂常之事故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夫大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一之類無非記其非禮何反以爲周禮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有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于太祖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

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而云愈謬也魯之祭何常之有聖人於其常又不書之何得約他公之年以足文公而見三年之禘與五年而再殷祭乎使文公二年不因躋僖公則春秋不書大事使僖公八年不因用致夫人則春秋不書禘不書又何準乎況宣公八年經書有事于太廟則是常制也而以爲禘何耶誠爲禘祭經不得謂之有事且閔公二年春秋書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取亂世之典以爲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諸儒波蕩而從之歷代祀典咸所遵用益可悲也

馬氏端臨曰案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

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定公八年有禘遂約略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悞後人然光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用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

[附辨徐邈高堂隆諸家禘祫年歲不同]

徐氏邈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曹述初難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

蕙田案徐邈用鄭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而小變之曹述初難之亦仍用鄭氏喪畢而祭之說其失與徐邈同

東氏舒曰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五年再殷其義合矣

蕙田案陳舒以十年四殷發明鄭氏五年再殷之說更支

何氏休閔二年公羊註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

蕙田案鄭氏註王制大宗伯並云喪畢有祫註嗇人詩元鳥並云喪畢有禘說本兩岐何休遭禘則祫遭祫則祫較鄭爲近其爲喪畢

[徐氏彥公羊疏或以爲禘祫同三年但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

孔氏穎達周頌疏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每於五年之內爲此二禮據其年端數之故言三年五年耳其實禘祫自相把各五年非祫多而禘少也

蕙田案公羊徐疏云禘祫同三年則五年之說贅矣周頌孔疏云禘祫相距各五年則三年之說又贅矣

杜氏預僖八年春秋注禘三年大祭之名孔疏言每積三年而爲此祭

楊氏勛文二年穀梁疏
禘既三年祫則五年也

蕙田案此與鄭氏說相反然皆臆說

高堂隆曰喪以奇年畢則祫亦常在奇年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

通典殷間歲奇偶如虞夏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于太祖來年春禘于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畢有此禘祫者為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

蕙田案高堂隆及通典間歲奇偶之說則是每隔一年行之以為此虞夏殷之禮未審何據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為之此所謂禘祫不相因也但依此則是三年而再殷祭又與五年再殷祭之說不符

山堂考索禮緯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而鄭氏徐邈又分為二說為鄭氏之說則曰前三後二謂禘後四十二月而祫祫後十八月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前二後三謂二祭相去各三十月駁鄭氏者則曰三年而祫為月有餘二年而禘為月不足駁徐氏者則曰禘在祫前則是三年而禘祫在禘後則是五年而祫

以二說考之惟鄭氏曰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廟明年禘于羣廟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祫一禘由此言之鄭氏依倣魯禮推明王制實為有據

林氏之奇曰鄭康成高堂隆謂先二而後三矛盾相攻卒無定論皆可置而勿辨

楊氏復曰祫祭年月經無其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於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也于禘祭乎何與漢儒乃援此以証禘祫相因之說為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為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各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

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并爲再祫或五年之内騐有三殷求於禮經頗爲乖失國朝宗廟之祭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説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説牴牾不可稽考慶歷初乃用徐邈之説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於祫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夫既混禘於祫皆以爲合食於太祖則禘祫無辨矣而又欲勉强穿鑿分别其所以不同此所以紛紛多端而莫之一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知禘祫之不同則鄭康成徐邈之説皆非矣其間相因不相因之説皆無謂矣又何同異得失之足論乎

蕙田案楊氏猶惑于五年殷祭之説非也祫固歲有之矣

【附辨諸家禘祫時月不同】

【通典】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者以殷春禘也祫以秋者以殷秋祫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諦昭穆序别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羣主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

【鄭氏曰】禘以孟夏祫以孟秋

【孔氏穎達周頌雝疏此】禘毛以春鄭以夏不同

【徐氏乾曰】殷應用孟冬時

【孔氏安國曰】自太和四年已後殷祭皆用冬夏

【周禮圖曰】禘以祼享先王其祼也猶事生之有享也享以陽爲主故禘以夏祫以食享先王其食也猶事生之有食食陰也故祫以冬

【山堂考索】禘祭以爲夏四月其説一也而于祫祭則或以爲秋或以爲冬如毛氏詩辨閟宮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以祫爲秋祭

也崔靈恩亦云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別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因次序而祭之祫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是亦祫為秋祭也若果為秋祭則三十九月為前二十一月為後不若張純之說以祫為冬祭其說曰冬十月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而祭之然二說或以秋或以冬皆取萬物成熟之時其時不同其意則一不如張純以冬十月為得其正

通典案明堂位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日至孟獻子禘其祖則今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

林氏之奇曰諸儒論禘祫之制既謬至其言祭之時亦非矣春秋書大事於秋八月而彼以為冬書閔公之禘于夏四月書僖公之禘于秋七月而彼一以為夏既本魯禮以行祀典而又不用其時是自戾也

附辨鄭氏祫大禘小

山堂考索馬融王肅以為禘大而祫小鄭康成以為祫大禘小為融肅之說者曰孔子言禘自既灌而往禘祫大祭而獨舉禘則祫可知故於是而以禘為大為鄭康成之說者曰公羊傳云大事于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則小於祫矣故于是而以祫為大

通典貴達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數家之說非無典據至於弘通經訓鄭義為長

林氏之奇曰禘天子之祭名諸侯無禘禮魯用之僭也若夫祫則合食而已非惟天子有祫諸侯亦得祫也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率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

楊氏復曰禘禮大略雖與祫禮同然大祫則合毀廟未毀廟之主而祭之禘又上及其祖之所自出則禘又大於祫矣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此言是也鄭元注經乃云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彼蓋不深考大傳小記之文與四代禘郊祖宗之義但以禘祫同為殷祭而不知禘為祭其祖之所自出所以徒為此紛紛也鄭氏禘祫志曰祫備五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用四代之

樂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此蓋注疏家溺于祫大禘小之說然也爾雅曰禘大祭也夫禴祀烝嘗時祫大祫皆宗廟祭也爾雅特言禘爲大祭則禘大於祫可知矣明堂位言魯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尊山罍鴞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篹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柤用棬厥其樂則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此蓋王禮也用之於周公之廟已爲非禮其後他廟遂僭用之如閔二年夏五月乙丑吉禘於莊公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之類是也荀偃士匄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則不惟僭用之於祭亦僭用之於享賓矣此何異魯有侑舞雍徹而其後亦用之於季氏之庭三家之堂故

春秋特書二禘所以譏僭禮之始也而注疏反引之以爲先王之正禮不亦悞乎賈公彥曰大祫十有二獻禘大於祫其禮尤隆至於獻數亦當同之但禮文殘缺莫得而見節文之詳耳

附辨袁準虞喜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

袁氏準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

〔虞氏喜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為郊宗之上復有石室之祖〕

楊氏復曰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其祖配之則禘與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壇墠與郊宗石室之分乎　又曰南北諸儒論遠祖則以郊宗石室爲言人之易惑豈不可歎

蕙田案諸儒辨禘祫三年五年之説可謂詳矣傳曰仁人饗帝孝子饗親夫惟天子之禮合饗帝饗親而兼行之饗帝則郊祀之禮舉冬至圜邱孟春祈穀夏大雩秋明堂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是也饗親而宗廟之禮重春祠夏禴秋嘗冬烝中庸曰所以事乎其先是也天尊也祖親也皆一歲四祭四祭者不踈不數尊尊而親親仁之至義之盡也是故由天而推則有五帝日月星辰方邱社稷山川或一歲再祭或一歲一祭是由尊而降禮殺而祭踈也由親廟而推則有毀廟之主有祖所自出之帝毀廟一歲而祫舉以冬所自出之帝亦一歲而禘舉以夏是由親而推亦禮殺而祭踈也然祭踈而歲必有祭者舊穀既沒新穀既升天道一周四時代序情不自已理亦宜然故張子謂禘祫也必每歲有之豈容有三年五年之事此精微之極至聖賢之篤論也傳記氛如羣言淆亂非類敘諸儒之説而詳審之何由撥雲霧而揭日月也哉

右諸儒論禘祫

江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惠田編輯
今子奈總督直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九十八

禘祫

漢書元帝本紀永光四年詔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韋元成傳罷郡國廟月餘復下詔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大也禘諦也一祭之祫合也）言一禘一祫也（師古曰殷）祫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如受命而王

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後歲餘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臣衡告謝毀廟曰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師古曰間歲隔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禄永終衰帝時議毀廟劉歆以爲禮去事有殺去除也殺漸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爲重矣

漢舊儀宗廟三年大祫祭子孫諸帝以昭穆坐於高廟

諸廖廟神皆合食設左右坐高祖南面幄繡帳堂上西北隅帳中坐長一丈廣六尺繡網厚一尺著之以絮四百斤曲几黃金釦器高后右坐亦幄帳卻六寸白銀釦器每大牢中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委肉積于前數千斤名曰維俎子爲昭孫爲穆昭西向曲屏風穆東向皆曲几如高祖饌陳其右各配其左坐如祖妣之法太常導皇帝入北門羣臣陪位者皆舉手班辟抑首伏大鴻臚大行令九儐傳曰起復位而皇帝上堂盥侍中奉觶酒從帝進拜謁贊享曰嗣曾孫皇帝敬再拜前上酒卻行至昭穆之坐次上酒子爲昭孫爲穆各父子相對也畢却西面坐坐如乘輿坐贊享曰奉高祖賜壽皇帝起再拜即席以太牢之左辨賜皇帝如祠其夜半入行禮平明上九卮畢羣臣皆拜因賜胙皇帝出即更

衣中詔罷當從者

文獻通考馬氏曰案西漢書未嘗言禘祫之祀惟漢舊儀載其制頗詳又韋元成傳載諸儒因議毀廟而及禘祫其說并著于此然則以禘為五年之殷祭以禘為祀天以禘為並祭羣廟韋劉諸人所言已如此鄭康成特襲其訛耳劉歆大禘則終王之說是每王一世方一舉禘禮又與五年之說不合云

蕙田案祫祭太祖東向穆北向昭南向此室中之位也高祖南面穆東向昭西向此堂上之位也古禮之變始此至高祖幄帳在堂上西北隅太牢中分左帝右后則又非禮之禮矣而受胙賜胙及九卮爲九獻則猶近古意云

漢書平帝本紀元始五年春正月禘祭明堂諸侯王二十八人列侯百二十人宗室子九百餘人徵助祭禮畢益戶賜爵及金帛增秩補吏各有差

蕙田案西漢禘祫之制不見正史韋元成傳稱五年殷祭間歲而祫其所稱引皆出春秋傳非禘祫正義據漢舊儀但言祫祭未及禘祭至後漢張純言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祭是當時祫祭并與公羊傳大祫之旨不同矣又稱元始五年始爲禘祭是前此但有祫也禘祫之禮終西漢未有定制

後漢書祭祀志建武二年立高廟於洛陽四時祫祀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如舊

文獻通考建武十八年幸長安詔太常行禘禮於高廟序昭穆父爲昭南向子爲穆北向

後漢書祭祀志建武二十六年有詔問張純禘祫之禮不施行幾年純奏禮二年一祫五年一禘毀廟之制陳

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五年再殷祭舊制
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合元始五年
始行禘禮父爲昭南嚮子爲穆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
從王父禘之爲言諦諦提昭穆尊卑之義以夏四月陽
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祫以冬十月五穀成
熟故骨肉合飲食祖宗廟未定且合祭今宜以時定語
在純傳上難復立廟遂以合祭高廟爲常後以三年冬
祫五年夏禘之時但就陳祭毀廟主而已謂之殷太祖
東面惠文武元帝爲昭景宣帝爲穆惠景昭三帝非殷
祭時不祭

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
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宜據經典詳
爲其制純奏曰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
者何合祭也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
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又前
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
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
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
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
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
謂可如禮施行以時定議帝從之自是禘祫遂定

蕙田案祭祀志稱三年冬祫五年夏禘但陳
毀廟主是張純奏定後雖三年五年之期冬
祫夏禘之時較前稍異而未毀廟之主仍未
合食也

章帝本紀建初七年八月飲酎高廟禘祭光武皇帝孝明皇帝甲辰詔書云祖考來假明哲之祀子末小子質又非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如在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享之豈亡克慎肅雍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蕙田案公羊傳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太祖謂之大祫漢制但以毀廟主合食未毀廟之主不合食義無所裁後漢張純亦不能是正又禘祫雖有冬夏之分祭之時俱但陳毀廟主仍以禘祫相混名雖

分而實未異也

右漢禘祫

三國蜀志先主傳章武元年夏四月大赦改元祫祭高皇帝以下

魏志齊王本紀正始六年冬十一月祫祭太祖廟

通典魏明帝太和六年尚書難王肅以曾子問唯祫於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肅答曰以爲禘祫殷祭羣主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袁准正論曰先儒或以爲同或以爲異然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大傳曰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於天子也若禘祫同貳此諸侯亦不得祫非徒不禘也武宣皇后太和四年六月崩至六年三月有司以今年四月禘告王肅議曰今宜以崩年數案

春秋魯閔公二年夏禘於莊公是時緼經之中至二十五月大祥便禘不復禫故譏其速也去四年六月武宣皇后崩二十六日晚葬除服即吉四時之祭皆親行事今當計始除服日數如此禮須到禫月乃禘趙怡等以為皇帝崩二十七月之後乃得禘祫王肅又奏如鄭元言各於其廟則無以異四時常祀不得謂之殷祭以粢盛百物豐衍備具為殷祭者夫孝子盡心於事親致敬於四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無緣儉祭其親累年而後一豐其饌夫謂殷者因以祖宗並陳昭穆皆列故也設以為毀廟之主皆祭謂殷者夫毀廟祭於太祖而六廟獨在其前所不合宜非事之理近尚書難臣以曾子問惟祫于太祖羣主皆從而不言禘知禘不合食臣答以為禘祫殷祭羣主

皆合舉祫則禘可知也論語孔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所以特禘者以禘大祭故欲觀其盛觀也禘祫大祭獨舉禘則祫亦可知也於禮記則以祫為大於論語則以禘為盛進退未知其可也漢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太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鄭元以為禘者各於其廟原其所以夏商夏祭曰禘然其殷祭亦名大禘商頌長發是大禘之歌也至周改夏祭曰礿以禘惟為殷祭之名周公以聖德用殷之禮故魯人亦遂以禘為夏祭之名是以左傳所謂禘於武宮又曰烝嘗禘於廟是四時祀非祭之禘也鄭斯失矣至於經所謂禘者則殷祭之謂鄭據春秋與大義乖（案太和八年用王肅議袁准曰祫及壇墠禘及郊宗石室此所及遠近之殺也大傳曰

禮不王不禘諸侯不禘降殺於天子也若禘祫同實此諸侯亦不得祫也然則禘大而祫小謂祫爲殷祭者大於四時皆大祭也國語曰禘郊不過繭栗烝不過把握明禘最大與郊同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乎太廟何謂也曰夫禘及壇墠則毀廟也俱祭毀廟但所及異耳所及則異毀與未毀則同此論者所惑鄭謂不同是也謂禘不及毀廟則非也劉歆賈逵同毀與未毀是也不別禘祫遠近則非也

蕙田案王肅所謂禘者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是以祫爲禘也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是以時祫爲大祫也其說皆非其破鄭各於其廟之說則是

右三國禘祫

晉書武帝本紀太康十年太廟成遂祫祭大赦

禮志升平五年十月己卯殷祀以帝崩後不作樂

通典東晉升平五年五月穆帝崩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明帝太和元年五月皇后庚氏崩（廢帝海西公后也）十月殷（此哀皇帝在周之內庾氏既葬之後殷也）大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其年九月孝武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循殷事元興三年夏應殷太常博士徐乾等議應用孟秋進用孟冬時

宋書禮志晉安帝義熙二年六月白衣領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啟云元興三年夏應殷祠昔年三月皇輿旋軫其年四月夏應殷而太常博士徐乾等議云應用孟秋臺尋校自泰和四年相承皆用冬夏乾等既伏應孟冬回復追明孟秋非失御史中丞范泰議今雖既祔之後

得以烝嘗而無殷薦之比太元二十一年十月應殷烈
宗以其年九月崩至隆安三年國家大吉乃脩殷事文
禮有喪則廢吉祭祭新主於寢今不設別寢既祔祭於
廟故四時烝嘗以寄追遠之思三年一禘以習昭穆之
序義本各異三年喪畢則合食太祖遇時則殷無取於
限三十月也當是內臺常以限月成舊就如所言有喪
可殷隆安之初果以喪而廢矣月數少多復遲速失中
至於應寢而修意所未譬安國又啟范泰云今既祔遂
祭於廟故四時烝嘗如泰此言殷與烝嘗其本不同既
祔之後可親烝嘗而不得親殷也太常劉瑾云章后喪
未一周不應祭臣尋升平五年五月穆皇帝崩其年七
月山陵十月殷興寧三年二月哀皇帝崩泰和元年五
月海西夫人庾氏薨時為皇后七月葬十月殷此在哀
皇再周之內庾夫人既葬之後一殷策文見在廟又文
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陴卜追述先旨躬服重制
五年十月殷再周之內不以廢事今以小君之哀而泰
更謂不得行大禮臣尋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載用三
十月輒殷皆見於注記是依禮五年再殷而泰所言非
真難臣乃以聖朝所用遲速失中泰為憲司自應明審
是非奉臣所啟不允即當責失奏彈而譬慢稽停遂非
忘舊請免泰瑾官丁巳詔皆白衣領職
初元興三年四月不得殷祠進用十月計常限則義熙
三年冬又當殷若更起端則應用來年四月領司徒王
謐議曰有非常之慶有非常之禮殷祭舊准不差至於
義熙之慶經古莫二雖曰反正理同受命愚謂履運惟
新於是乎始宜用四月太常劉瑾議殷無定月考時致

敬且禮意尚簡去年十月祠雖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以爲正徐乾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經傳記籍不見補殷之文著作郎徐廣議尋先事海西公泰和六年十月殷祠孝武皇帝寧康二年十月殷祠若依常去前三十月則應用四月也于時蓋有故而遷在冬從太元元年十月殷祠依常三十月則應用二年四月也是追計辛未歲十月來合六十月而再殷何劭甫注公羊傳云祫從先君來積數爲限自僖八年至文二年知爲祫祭如此履端居始承源承流領會之節遠因宗本也昔年有故推遷非其常度寧康太元前事可依雖年有曠近之異然追計之理同矣愚謂從復常次者以推歸正之道也左丞劉潤之等議太元元年四月應殷而禮官墮失遂用十月本非正期即以失爲始也宜以反初四

日爲始當用三年十月尚書奏從謚議

通志博士陳舒表三歲一閏五年祭八年又殷兩頭如四實不盈三又十一年殷十四年殷凡間含二則十年四殷與禮五年再殷其義合矣博士徐禪議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稱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于太廟以致新死者也徐邈議禮五年再殷凡六十月分中每三十月殷也大學博士曹述初難云三年之喪其實二十有五月則五年何必六十月禮天子特祠三時皆祫禘祫雖有定年而文無定月（案明堂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則今之四月七月日至孟獻子禘其祖則八月之五月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則今之六月）邈答曰五年再殷象再閏無取三年喪也祫三時皆可者蓋喪終則吉而祫服終無常故祫隨所遇惟春不祫故曰特祠非殷祀常也禮大事

有時日故烝嘗以時況祫之重無定月乎今據徐邈議每三十月當殷祀賀循祫祭圖太祖東向昭北行南向穆南行北向

蕙田案以上晉

通典宋制殷祭皆即吉乃行武帝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聖代宜耳

宋書禮志文帝元嘉六年九月太學博士徐道娛上議曰祠部下十月三日殷祠十二日烝祀謹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公羊所謂五年再殷祭也在四時之間周禮所謂凡四時之閒禮也蓋歷歲節月無定天子諸侯先後弗同禮稱天子祫嘗諸侯烝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天子先祫然後時祭諸侯先時祭然後祫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然則大祭四祀其月各異天子以孟月殷仲月烝諸侯孟月嘗仲月祫

也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穀梁傳曰著祫嘗也昭公十五年二月有事於武宮左傳曰禮也又周禮仲冬享烝月令季秋嘗稻晉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此並孟仲區別不共之明文矣凡祭必先卜日用丁巳如不從進卜遠日卜未吉豈容二事推期而往理尤可知尋殷烝祀重祭薦禮輕輕尚異月重寧反同且祭不欲數數則瀆今隔旬頻享恐於禮爲煩自經緯墳誥都無一月兩獻先儒舊說皆云殊朔晉代相承未審其原國事之重莫大乎祀愚管膚淺竊以惟疑請詳告下議寢不報

蕙田案此言不宜一月兩祭是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戊子有司奏依舊今元年十月是殷祠之月領曹郎范泰參議依永初三年例須再展

之外殷祭尋祭再周來二年三月若以四月殷則猶在禫內下禮官議正國子助教蘇瑋生議案禮三年喪畢然後祫於太祖又云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行事且不禫即祭見譏春秋求之古禮喪服未終固無禫享之義自漢文以來一從權制宗廟朝聘莫不皆吉雖祥禫空存無緦縞之變烝嘗薦祀不異平日殷祀禮既弗殊豈獨以心憂爲礙太學博士徐宏議三年之喪雖從權制再祥周變猶服縞素未爲純吉無容以祭謂來四月未宜便殷十月則允太常丞臣朱膺之議虞禮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謂二十七月既禫祭當四時之祭日則未以其妃配哀未忘也推此而言未禫不得祭也又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鄭元云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大以厭其禍凡二十二月而除喪又不

禫云又不禫明禫內不得禘也案王肅等言於魏朝云今權宜存古禮俟畢三年舊說三年喪畢過禘則禘遇祫則祫鄭元云禘以孟夏祫以孟秋今相承用十月如宏所上公羊之文如爲有疑亦以曾閔設服因言喪之紀制爾何必全許素冠可吉禘縱公羊異說官以禮爲正亦求量宜郎中周景遠參議永初三年九月十日奏傅亮議權制即吉御世宜爾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則是皇宋開代成準謂博士徐宏太常丞朱膺之議用來年十月殷祠爲允詔可

蕙田案此謂禫內不宜殷祭是

孝武大明七年二月辛亥有司奏四月應殷祠若事中未得爲得用孟秋與不領軍長史周景遠議案禮記云天子祫禘祫嘗祫烝依如禮文則夏秋冬三時皆殷不

唯用冬夏也晉義熙初僕射孔安國啟議自泰和四年相承殷祭皆用冬夏安國又啟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餘年用三十月輒殷祠博士徐乾據禮難安國乾又引晉咸康六年七月殷祠是不專用冬夏於時晉朝雖不從乾議然乾據禮及咸熙故事安國無以奪之今若來四月未得殷祠遷用孟秋於禮無違參議據禮有證謂用孟秋爲允詔可

蕙田案以上宋

南齊書高帝本紀建元元年十月己卯車駕殷祀太廟

武帝本紀永明五年夏四月車駕殷祀太廟　十年十月甲午車駕殷祀太廟

蕙田案以上齊

通典梁武帝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

文獻通考梁制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禘以夏祫以冬皆以功臣配其儀頗同南郊

尚書左丞何佟之議曰禘於首夏物皆未成故爲小祫於秋冬萬物皆成其禮尤大司勳列功臣有六皆祭於大烝知祫尤大乃及之也近代禘祫並不及功臣有垂典制宜改詔從之

蕙田案以上梁

陳制五年再殷殷大祫而合祭也

蕙田案以上陳

北魏書高祖本紀太和十五年八月乙巳親定禘祫之禮

禮志太和十三年正月壬戌高祖詔曰禮記祭法稱有

虞氏禘黃帝大傳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又稱不王不禘
論曰禘自既灌詩頌長發大禘爾雅曰禘大祭也夏殷
四時祭祫禘烝嘗周改禘爲祠祭義稱春禘秋嘗亦夏
殷祭也王制稱犆祫禘祫嘗祫烝其禮傳之文如此
鄭元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
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
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
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
而禘圜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解禘
祫稱天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
稱禘宗廟稱禘禘祫一名也合而祭之故稱祫審諦之
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之
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祫一禘一祫斷可知矣禮文大略

諸儒之說盡具於此卿等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
左丞郭祚中書侍郎封琳著作郎崔光等對曰鄭氏之
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圜丘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圜丘常合不言祫
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
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圜丘一禘而已
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犆
祫於嘗於烝則祫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
閭儀曹令李韶中書侍郎高遵等十三人對稱禘祭圜
丘之禘與鄭義同其宗廟禘祫之祭與王義同與鄭義
同者以爲有虞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
圜丘而何又大傳稱禘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
論稱禘自既灌事似據爾雅稱禘大祭也頌長發大禘
也殷王之祭斯皆非諸侯之禮諸侯無禘禮唯夏殷夏

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曾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圜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祭之故言禘祫總爲再殷祭明不異也禘祫一名也其禘祫止於一時止於一時者祭不欲數數則黷一歲而三禘愚以爲過數帝曰尚書中書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然於行事取衷猶有未允閻等以禘祫爲名義同王氏禘祭圜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尚書等與鄭氏同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稱俱據二議一時之禘事有難從夫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

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爲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爲簡王以禘祫爲一祭王義爲長鄭以圜丘爲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爲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并爲一名從王禘是祭圜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黷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禘則依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即施行者之於令永爲世法

蕙田案以圜丘爲禘鄭氏之臆說也明根等以審諦五精星辰釋之誣矣始祖所自出並不立廟禘之於始祖廟而已高閭乃云不在廟非圜丘而何益又誣矣從鄭固非從王亦未爲是詔言禘祫既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夫禘祫之爲兩祭有經傳明文可據指

爲一祭皆諸妄議溷之耳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秘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是以惟王叔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掇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乖舛謹案王制曰天子殪

礿祫禘祫嘗祫烝鄭元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祫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祫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祫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

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禫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祫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祥等以爲禫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祫祭雖孔王異議六人殊制至於喪畢之祫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即禮取鄭捨王禫終此晦來月中旬禮應大祫六室神祏升食太祖明年春享咸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祫並行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適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祫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怪何者心制既終二殷惟始禘祫之正實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闕於昔人鴻美漸於往志此

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人遵綿代恒典豈朕沖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定以聞七月侍中録尚書事北海王祥等言奉旨集議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議請依前尅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可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即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於太祖今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

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既葬除服即吉四時行事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即吉故特時祭至於祫禘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然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冬十二月丁未任城王澄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元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禫禘公會劉子及諸侯於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祫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祫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祀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義祭則無踈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彼成旨宜即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詴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闕通經識不稽古備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如所執

胡氏寅曰宗廟之祭莫重於禘祫而自漢以來諸儒之論紛紜交錯誠如聚訟莫得其要則混然行之不有達理真儒擇乎經訓而折其衷何以破古昔之昏昏示後來之昭昭耶諸儒之言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此尊卑之等也所以知天子禘者以禮云禮不王不禘知之也所以知諸侯祫者魯侯國當用祫而以賜天子禮樂故春秋中有禘無祫而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言諸侯不當用禘也禘祫者合祭之名耳天子有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餘廟以昭穆合食于前是之謂祫若其時其物則視其所得用而隆殺之矣以此斷禘祫豈不明哉

通考馬氏曰案以禘祫為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為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議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為然獨致堂從之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於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蕙田案諸儒以禘祫皆合祭此聚訟所由起也但胡氏仍主禘祫皆合祭而馬氏又於大傳文諸侯下添祫字強經從我難協人心

又案以上北魏

隋書禮儀志後齊禘祫如梁之制每祭一太牢皇后預

蕙田案以上北齊

後周禘祫則於太祖廟亦以皇后預其儀與後齊同

蕙田案以上北周

右南北朝禘祫

隋三年一祫以孟冬遷主未遷主合食於太祖之廟五年一禘以孟夏其遷主各食其所遷之廟未遷之主各於其廟禘祫之日則停時享而陳諸瑞物及伐國所獲珍奇於廟廷及以功臣配享

蕙田案以上隋禘祭各於其廟仍鄭謬也

舊唐書禮儀志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唐書禮樂志祫禘大祭也祫以昭穆合食於太祖而禘以審諦其尊卑此祫禘之義而為禮者失之至於年數不同祖宗失位而議者莫知所從禮曰三年一祫五年

一禘傳曰五年再殷祭高宗上元三年十月當祫而有司疑其年數太學博士史元璨等議以爲新君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五年而再祭蓋後禘去前禘五年而祫常在禘後二年魯宣公八年禘僖公蓋二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至八年而再禘昭公二十年禘至二十五年又禘此可知也議者以元璨等言有經據遂從之

睿宗崩開元六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自是之後禘祫各自以年不相通數凡七祫五禘至二十七年禘祫並在一歲有司覺其非乃議以爲一禘一祫五年再殷宜通數而禘後置祫歲數遠近二說不同鄭元用高堂隆先三而後二徐邈先二後三而邈以謂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此最爲得遂用其說由是一

禘一祫在五年之間合於再殷之義而置祫先後則不同焉

韋韜傳開元時遷太常高宗上元三年將祫享議者以禮緯三年祫五年禘公羊家五年再殷祭二家舛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元璨議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公之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祫也則三年當祫明年當禘羣廟又宣公八年喪畢新君之二年當祫明年當禘則後禘距前禘五年此則新禘僖公宣公八年皆有禘祫之文也又閔公二年禘祫而僖公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年禘昭公十年齊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四年禘祫之間又五年也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祫又二

年而禘合於禮議遂定後睿宗喪畢祫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祫祭七是歲紹奏四月嘗已禘孟冬又祫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再祭矣

通典開元六年秋睿宗皇帝喪畢祫享於太廟自後相承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各自計年不相通數至二十七年凡經五禘七祫其年夏禘訖冬又當祫太常議曰禘祫二禮俱爲殷祭祫謂合食祖廟禘謂諦序尊卑申先君逮下之慈成羣嗣奉親之孝事異常享有時行之而祭不欲數數則黷亦不欲踈踈則怠故王者法諸天道制祀典焉孟嘗象時禘祫如閏天道大成宗廟法之再爲殷祭者也謹案禮記王制鄭元注周官宗伯並云國君嗣位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再殷一祫一禘漢帝古事貞觀以後並用此禮以爲三年一閏天道大備故也此則五年再殷通計其數一禘一祫迭相乘矣今太廟禘祫各自數年兩岐俱不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法天象閏之期既違其度五歲再殷之祭數又不同求之禮文頗爲乖失夫以法天之度既有指歸稽古之禮若茲昭著禘祫二祭通計明矣今請以開元二十七年已卯四月禘至辛巳年十月祫至甲申年四月又禘至辛卯年十月又祫至己丑年四月又禘祫之說非唯一家五歲再殷之文既相師矣法天象閏之理大抵亦同而禘後置祫或近或遠盈縮之數有二法焉鄭元高堂生則先三而後二徐邈之議則先

二而後三謹案鄭氏所序先三之法約三祫五禘之文以爲甲年既禘丁年當祫已年又禘壬年又祫甲年又禘丁年又祫周而復始以此相承祫後去禘十有八月而近禘後去祫四十二月而遥分析不均粗於算矣假如攻乎異端置祫於秋則三十九月爲前二十一月爲後雖小有愈於其間尚偏竊據本文皆云象閏二閏相去則平分矣兩殷之序何不等耶且又分三等之言本舉全數三周有半實整三年於此置祫不違文矣何必拘滯三正乎蓋千慮一失通儒之蔽也徐氏之議有異於是研覆周審最爲憑准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已年偏三年一祫之禮既無乖越五冬祫有象閏法毫釐不偏歲再殷之制踈數又均校之諸儒義實長矣今請依據

以定二殷先推祭月周而復始時皆以其議爲允

開元禮

蕙田案開元禮祫禘儀同時享儀其注中儀節不同之處録如左餘詳時享門

陳設　祫享設罇彝於廟堂上下每座罇彝一黄彝一犧罇二象罇二著罇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罇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罇彝在戶外南向其壺罇二太罇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烏彝餘同祫享

攝事籩籩豋鉶與正祭半之　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于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八代祖景皇帝皇高祖神堯皇帝皇獻祖宣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神堯皇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座皆北廂南面皇七代祖懿祖光皇

帝皇五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座於南廂北向每座皆設黼扆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省牲器　脾臑腸間脂祫禘祝史洗肝於鬱鬯餘同圜邱儀

晨祼　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廷大階之西上瑞爲前中下相次及伐國所得寶器上次先後亦然俱藉以席攝事不陳瑞物寶器　未明二刻陳腰輿于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面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内外執事者以腰輿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入開埽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置於輿出詣座前奉神主置於座訖以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　少退攝事同

饋食　祫享樂終八節止諸座皆然　祫禘祝云晷度環周歲序云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汎齊肅雍明獻恭備祫享餘字並同禘享祝云祇薦禘事太祖以下稱臣

祫禘以功臣配享

享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吏部尚書贈司空郧國公敬開山光禄卿渝國公劉政會開府儀同三司淮安靖王神通禮部尚書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

右配享高祖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爲上（下並于此）

司空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玄齡　特進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徵　洛州都督贈尚書左僕射蔣國忠公屈

突通　開府儀同三司贈司徒申國文獻公高士廉
　右配享太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英國貞武公李勣　中書令贈
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　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
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右配享高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　侍中平陽郡公敬暉　中書令
兼吏部尚書濮陽郡公張柬之　特進博陵郡公崔元
暐　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配享中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文貞公蘇瓌　尚
書左丞相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
　右配享睿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每座各設壺罇二於左北向元酒在西加勺冪置爵於罇下設洗於終獻罍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罇如常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座左各設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罇所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諸助奠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引引還本位于獻官進奠諸助奠者各進奠于座還罇所于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罇所

通典天寶八載閏六月五日勅文禘祫之禮以存序位質文之變蓋取隨時國家系本仙宗業承聖祖重熙累盛既錫無疆之休合享登神思弘不合之典自今以後每禘祫並於太清宮聖祖前設位序正上以明陟配之

禮欽若元象下以盡虔恭之誠無違至道比來每緣禘祫則時享暫停雖適於從宜禮或虧於必備以後每緣禘祫其常享無廢享以素饌三焚香以代三獻

胡氏寅曰唐非李聃之裔而以聃爲祖孝子慈孫豈忍爲也使聃而果祖也猶非所自出之帝不得與合食之享況非其祖而加之祖考之上是有兩姓之廟也此唐世典禮之大失而當時無一人言者君好諛而臣獻諂故雖以他人爲祖而終不得知又況其餘乎

冊府元龜建中二年二月復肅宗神座於寢宮先是寶應二年酉戎犯京師焚建陵之寢室至是始創復焉十月癸卯祫享太廟始奉獻祖神主出行祫禮初寶應二年元宗肅宗神主祔廟始遷獻祖懿祖神主於西夾室是時禮儀使于休烈以國喪畢將行祫享以太祖既位當東向獻祖懿祖屬尊於太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不得居正位於是永閟二神主於西夾室至是有司亦以國喪既畢當行祫禮於是太常博士陳京建議請准魏晉以來祫禮奉二主出同祫享與太祖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之位又云若以二祖同享謂太祖失尊位即請奉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祫享詔下尚書省雜議禮儀使顏真卿請依蔡謨等議至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時宰臣百寮並同真卿之議奏留中不出將及祫享真卿又奏請從蔡謨議爲定從之

通典建中二年九月太常博士陳京上疏言今年十月祫享太廟并合享遷廟獻祖懿祖二神主春秋之義毀

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則太祖之位在西而東向其下子孫昭穆相對南北爲別無毀廟遷主不享之文徵是禮也自於周室而國朝祀典當與周異周以后稷配天太廟爲始封之祖而下乃立廟廟毀主當遷者故太祖東向之位全其尊而不疑然今年十月祫享太廟伏請據魏晉舊事爲比則構築別廟東晉以征西等四府君爲別廟至禘祫之時則於太廟正太祖之位以申其尊別廟登高皇太皇征西等四府君以序其親伏以國家若用此義則宜別爲獻祖懿祖立廟禘祫祭之以重其親則太祖於太廟遂居東向以全尊伏以德明興聖二皇帝曩既立廟至禘祫之時常用享禮今別廟之制便就興聖廟藏祔爲宜勅下尚書省集百僚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議曰伏以太

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申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先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率循孝悌請依晉蔡謨等議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自懿祖太祖洎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

舊唐書禮儀志貞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太常卿裴郁奏曰禘祫之禮啟周以遷廟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及漢高受命無始祖以高皇帝爲太祖太上皇高帝之父位廟享祀不在昭穆合食之列爲尊於太祖故也魏武創業文帝受命亦即以武帝爲太祖其高皇太祖處士君等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即以宣帝爲太祖其征西頫

川等四府君亦爲屬尊不在昭穆合食之列國家誕受天命累聖重光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爲太祖中間世數既近於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其弘農府君宣光二祖尊於太祖親盡即遷不在昭穆之數著在禮志可舉而行開元中加置九廟獻懿二祖皆在昭穆是以太祖景皇帝未得居東向之尊今二祖已祧九室惟序則太祖之位又安可不正伏以太祖上配天地百代不遷而居昭穆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徵諸故實實所未安請下百寮僉議勅旨依

陳京傳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案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祫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祫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元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主宜瘞於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祫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祫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祫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猥祝於三祖不稱臣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爲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祫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神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

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爲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墠壇墠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爲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爲祖故自太祖以下親盡迭毀泊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五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殺連五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王太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垂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韋元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廟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是爲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爲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

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旁也若建石室於園寢安遷主采漢晉舊章祫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京以考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祫之歲常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於西列衆主左右是於太祖不爲降獻無所厭時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卽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閟宮詩則永閟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閟與瘞園臣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於德明興聖廟爲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祫之年皆有薦享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質衆議自申其說曰一謂獻懿二主宜永藏夾室臣不謂可且禮祫祭毀主皆合食今藏夾室至祫得不食太廟乎若二祖不與不謂之合矣二謂兩主宜毀而瘞之臣不謂可天子七廟一壇一墠遷主皆藏於祧雖百代不毀祫則太廟享焉魏晉以來始有毀瘞之議不見於經唐家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猶在壇墠可毀瘞而不禘祫乎三謂二祖之主宜各遷諸陵臣不謂可二祖享太廟二百年一旦遷之恐眷顧依違不即享於下國四謂宜奉主祔興聖廟而不禘祫臣不謂可禮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今引子東向廢父之祭不可爲典五謂獻

懿宜別立廟京師臣不謂可凡禮有降有殺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遠者祭益希昔曾立煬宮春秋非之謂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復築宮以祭今議正同故臣皆不謂可古者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世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始祖得東向也景皇帝雖太祖於獻懿子孫也當禘祫獻祖居東向位景從昭若穆是祖以孫尊孫以祖屈神道人情其不相遠又常祭衆合祭寡則太祖所屈少而所伸多與其伸孫尊廢祖祭不以順乎冕又上禘祫議證十四篇帝詔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淳奏案禮及諸儒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

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祫一祭庶乎得禮帝依違未決也

權德輿遷廟議禮有五經莫重于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毀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爲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祫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以下爲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爲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後征西至京兆四

府君遷盡未及殷祭運移於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
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韋泓請屋
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
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陳北齊周隋悉虛
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祚其禮不申則自魏以降太
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
公而下貞觀中立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
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宣皇帝為始祖而下又增二
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
德二年將及殷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太祖九室
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
凡十八年建中二年冬祫有司惧引蔡謨征西之議
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

之大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
不先不窋以為証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
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啟與太康之代而左
邱明因而記之邪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
可闕殷祭非敬則可處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
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僉議詔可其奏八年春
有千頃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
陸淳宇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
室虛東向遷園寢分享禘祫如幣玉虞主而枚卜
瘞埋虞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唯寘別廟
及祔於德明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
別廟也等於祔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皇帝于舞羽
之際與稷契同功契後為殷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

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啟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
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爲曾爲元猶周人祫
於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
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
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今獲貳宗伯職業所
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
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
具條上伏唯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
在夾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
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邪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
如啟祭何如或云每禘祫時就享於夾室如合食何
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君以備親廟自太祖已
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
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歷或遷離多故其禮
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
位厭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
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
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
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享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享王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祫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以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瘞埋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爲此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況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之中瘞於子孫之廟于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

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録奏聞謹奏

〔呂黎集四門博士韓愈獻議令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于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案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享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于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于京師列于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享于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于興聖廟而不禘祫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于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墠爲鬼漸而愈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于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于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居西向之位豈遠人情又常祭甚寡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此于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

〔朱子韓文考異韓公本意獻祖爲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于太祖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以次列于諸室四時之享則惟懿祖不與

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于其室室自為尊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
禘祫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北相向于前所謂
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
其所議獨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為萬世之
通法不但可施于一時也程子以為不可漫觀者其謂此類
也歟但其文字簡嚴讀者或未遽曉故竊推之以盡其意云

觀承案韓議最精朱子所以極推尊之然謂
韓意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
遷則未見其然觀韓子請遷元宗廟議專以
景皇為太祖比周之后稷則獻懿俱在祧遷
之列可知但其以禘祫俱為合祭而禘祫之
分則未有其義此直沿唐之制而未及考古
以正之亦所謂事異啟周禮從而變者夫

蕙田案韓議已見陳京傳因其過略故復附
其全篇

唐書禮樂志禮禘祫太祖位於西而東向其子孫列為
昭穆昭南向而穆北向雖已毀廟之主皆出而序於昭
穆啟周之興太祖世遠而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
易明漢魏以來其興也勃又其上世微故創國之君為
太祖而世近毀廟之主皆在太祖之上於是禘祫不得
如古而漢魏之制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唐興
以景皇帝為太祖而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至禘祫乃
虛東向之位而太祖與羣廟之主皆出其後故其禮
宗肅宗而遷獻祖懿祖於夾室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禘
祫得正其位而東向而獻懿不合食建中二年大學博
士陳京請為獻祖懿祖立別廟至禘祫則享禮儀使顏
真卿議曰太祖景皇帝居百代不遷之尊而禘祫之時
暫居昭穆屈已以奉祖宗可也乃引晉蔡謨議以獻祖
居東向而懿祖太祖以下左右為昭穆由是議者紛然

貞元十七年太常卿裴郁議以太祖百代不遷獻懿二祖親盡廟遷而居東向非是請下百僚議工部郎中張薦等議與真卿同太子左庶子李嶠等七人曰真卿所用晉蔡謨之議也謨爲禹不先鯀之說雖有其言當時不用獻懿二祖宜藏夾室以合祭法遠廟爲祧而壇墠有禱則祭無禱則止之義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曰周禮有先公之祧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又有先王之祧遷主藏於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今獻祖懿祖猶周先公也請築別廟以居之司勳員外郎裴樞曰建石室於寢園以藏神主至禘祫之歲則祭之考功員外郎陳京同官縣尉仲子陵皆曰遷神主於德明興聖廟京兆少尹韋武曰祫則獻祖東向禘則太祖東向十一年左司郎中陸淳曰議者多矣不過三而已一曰復太祖之正位二曰並列昭穆而虛東向三曰祫則獻祖禘則太祖迭居東向而復正太廟之位爲是然太祖復位則獻懿之主宜有所歸一曰藏諸夾室二曰置之別廟三曰遷於園寢四曰祔於興聖然而藏諸夾室則無享獻之期置之別廟則非禮經之文遷於寢園則亂宗廟之儀惟祔於興聖爲是至十九年左僕射姚南仲等獻議五十七封付都省集議戶部尚書王紹等五十五人請遷懿祖祔興聖廟議遂定由是太祖始復東向之位

舊唐書陳京傳貞元十九年將禘祭京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興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

言太王王季則太王王季而上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於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泮然於是定遷二祖於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日薄廟未成張繪爲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祔自是景皇帝遂東向自博士獻議彌二十年乃決諸儒無後言帝賜京緋衣銀魚

文獻通考貞元十二年祫祭太廟近例祫祭及親拜郊令中使引傳國寶至壇所昭示武功至是上以傳國大事中使引之非宜乃令禮官一人就內庫監引領至太廟焉

冊府元龜開成四年三月己卯帝御紫宸殿宰臣楊嗣復奏曰太廟准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今是禘祭時讓皇帝廟亦合禘祭臣案讓皇帝本封寧王元宗親兄元宗既定內難寧王能讓帝位元宗感之贈以鴻名其復置廟享獻祫禘與九廟同至上元二年杜鴻漸奏停時享而禘祫存今元宗肅宗神主已歸夾室讓皇帝猶禘祫不闕於禮未安李珏曰宗廟事重比者臣不敢輕議帝皇至今禘祫實不當禮嗣復所論至當今請下禮官議帝曰俞四月王起奏讓皇帝廟去月二十四日詔下太常寺委三卿及博士同詳議聞奏者臣等復以讓皇帝追尊位號恩出一時別立廟祠不涉正統既非昭穆

禘祫所及無子孫獻享之儀親盡則疎歲久當革杜鴻漸所議禘祫之月時一祭者蓋以時近恩深未可頓忘故也今睿宗元宗既已祧去又文敬等七太子中亦有追贈奉天承天皇帝之號當以停廢則讓帝之廟不宜獨存臣等參詳伏請准中書門下狀便從廢罷

文獻通考昭宗大順元年將行禘祭有司請以三太后神主祔享於太廟三后者孝明太皇太后鄭氏宣宗母恭僖皇太后王氏敬宗母正獻皇太后韋氏文宗母三后之崩皆作神主有故不當入太廟當時禮官建議並置別廟每年五享三年一禘五年一祫皆于本廟行事無奉神主入廟之文至是亂離之後舊章散失禮院憑曲臺禮欲以三太后祔享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非之議見后妃廟門

右隋唐禘祫

文獻通考後唐長興二年四月禘享於太廟周顯德五年六月禘于太廟先是言事者以皇家宗廟無祧遷之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國子司業聶崇義以為前代宗廟追尊未毀皆有禘祫別援故事九條以為其證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以後五年爲常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而已未有毀主亦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殷祠其太學博士議禘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自高祖至文帝纔及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殷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僅追尊四廟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

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理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不備其證三也唐禮貞觀九年將祔高祖于太廟國子司業朱子奢請准禮立七廟是時乃立六廟而行禘祫今檢會要及通典并禮閣新儀皆載此禮並與實録符同此乃廟亦未備而行禘祫其證四也貞觀十六年四月己酉光禄大夫宗正卿紀國公段綸卒太宗甚傷悼爲不視朝將出臨之太常奏禘祫祭致齋不得哭乃止此明太宗之時宗廟未備實行禘祫其證五也貞觀二十三年自九嵕葬回迎神主於太極殿之西階日中行虞祭之禮有司請依典禮以神主祔廟高宗欲留神主于内寢旦夕供養申在生之敬詔停祔禮英國公李勣等抗表固請曰竊以祖功宗德飾終之明典文昭武穆嚴配之明訓今停祔廟奉猶哀情直據典章垂替爲甚又國哀已後而廟停時祭逾月之後須申大祫以唐禮九朝觀之自太宗已上纔足七廟未有毁主將申大祫其證六也貞觀十六年四月癸丑有司言將行禘祭依今禮祫享功臣並得配享于廟廷禘享則不配請集禮官學士等議太常卿韋挺議曰其禘及時享功臣皆應不預故周禮六功之官皆大烝而已大烝即祫祭也梁初誤禘功臣左丞駁議武帝允而依行降及周隋俱遵此禮竊以五年再禘合諸天道一大一小通人雅論小則人臣不預大則兼及有功今禮禘無功臣誠謂禮不可易太宗改令從禮載詳此論該曉歷代援據甚明又貞觀年中累陳禘祫其證七也高宗上元三年有司祫享於太廟止有七室未有遷主通典會要及禮閣新儀具明此禮其證八也中宗景龍三年八月帝將祠南郊

欲以章皇后助行郊禮國子司業郭山等議云皇朝舊禮圜丘分祭天地惟有皇帝親拜更無皇后助祭之文及時享并禘祫亦無助祭之事今據中宗之代國子祭酒等舉禘祫之文稱是皇朝舊禮又明太宗高宗之廟皆行禘祫其證九也疏奏從之

〔宋史聶崇義傳〕顯德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終從崇義之議

右後唐後周禘祫

五禮通考卷第九十八

淮陰吳玉搢校字